



源於真運 李漢源 疫情肆虐全球，所有體育賽事都被波及而受影響。其實不止體育界，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相關的業界持份者及組織都沒有辦法獨善其身，如此一來減少開支、壓縮成本是一種無可避免的趨勢。就在現時各大界別、組織紛紛以「節流」作補救措施的情況下，香港超級足球聯賽，有幾支球隊也出現贊助商資金短缺問題，而拖欠球員薪酬的情況。其實過往也曾有球會拖欠球員薪金，雖說拖欠薪金當然不能接受，但現時各行各業的經濟狀況大家都不言而喻，非常時期也只能互相體諒，共度時艱。

在疫情影响下每個行業都面對很大困境，港超聯賽3月底起，已再次停頓，但港超不像英超、西甲等，後者他們其中一項重要的資金來源就是門券收入，而香港球隊從來不是靠門券收入來為生，因為香港球賽入場率一向不算高，一場門券收入，根本就不能彌補一場比賽的支出。既然沒有門券等入場當天才知道的收入，那即在組班的時候就應該已有了一季的成本預算，所以疫情影响足球停擺，並不是港超停滯不前的主因。

回看香港足球，雖然香港是亞洲最先成立職業足球賽事的地區，但各球會班主並不是當一門生意去營運，各班主老闆只視乎自己的喜好而去投資球隊，當他們喜好的熱情

從疫情看港超

冷卻了，便會隨時放下球隊；但如果球隊能獲得其他老闆垂青，有興趣加入，那就可繼續參賽，相反，如沒有興趣的班主，球隊就要退出聯賽，如此「看心情」的生態環境下，香港足球又怎能有穩定的發展呢？

在現今社會，無論你是經營一間公司、一隊球隊或是一個組織，都應該要有務實的既定目標、可行的計劃、良好的管理層、有效的執行力，及有問責、有監察的透明制度，那才有機會達到預期的發展目標，足球界的「鳳凰計劃」就曾令到一班業界、球迷很有憧憬；有了計劃，而足球更是獲得香港政府資助最多的單一運動，卻眼見香港其他多項運動項目成績都不斷攀升，奈何香港足球卻停滯不前，可見只有理想的計劃、充足的資金，也並不是以領軍向前。

在中國超級聯賽，也是面對疫情影响，球員減薪3成，與球會共度時艱；而在歐洲德國「轉會市場網站」公佈，全球足球球員身價總值下跌，共損失92億歐元；這些是商業行為，沒有比賽，就沒有觀眾入場，也沒有電視轉播，這兩項就影響整隊球隊大部分的收入，所以球員的身價及球會的市值，現時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順帶一提，英超「曼城」市值下跌19.7%至10.2億歐元，但仍還是全球市值最高的球會。在此冀望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早日退卻，香港足球以至整個社會，也能重新開始。



方寸不亂 方芳 現在根本不用自己量體溫，只要上街走一走，就知道體溫是否正常。

進入醫院、寫字樓、商場、百貨公司、停車場、屋苑訪客，肯定要量體溫。習慣了做探頭一族，總之有穿制服的人拿個探熱針，你就不自覺停下來，讓人家探探。

這天到快餐店買個午餐，門外需先量體溫；下午到牙醫診所，穿過百貨公司的門口，量第二次體溫，來到診所量第三次體溫，晚上出席喪禮，殯儀館門外也要體溫測試。一天探熱四次，能不安心？體溫量得多，就知道這些體溫探測員是否專業，有些只是裝模作樣探一下便放行，有些卻會向你報告溫度數字，當然，有個溫度報告，探頭還是值得的。

體溫探測員的出現，始於二月份疫情日趨嚴峻時，那時候寫字樓等商業大廈還未來得及安裝自動體溫偵測儀，全靠人手操作，一間中型的商業大廈，也要配備四、五位體溫探測員。及後中大型的高度和公共建築，已逐步裝設了自動偵測儀，代替了人手操作；但隨着三月份疫情擴散，社區檢查體溫範圍有所增加，體溫探測員又再有增設，令失業業多了一份工作。

體溫測量員，或許是個新興工種，而且還有無上權威，不探熱、不得進，進入者能不乖乖就範？有個別屋苑對待非住客，測量體溫後又要記錄身份證。裝修、送貨、睇樓因工作需要，檢查身份可能有必要；但對訪客一律要求，就有欠彈性，訪客畢竟是住戶的客人。有次往訪親戚，已經在話語器中得到了住客確認來訪者的身份，但保安員仍要求記錄訪客身份證，因而引起了爭執。

現在，全香港人為遏止疫情，都要做個測量體溫的順民，畢竟社會衛生安全是大眾的利益。



七嘴八舌 小臻 黃絲、藍絲、黃色經濟圈，都是「反修例運動」中產生的新詞彙，代表了社會族群已經分化到兩種極端，立場鮮明，坦白講初期也不希望用這種形容詞套在任何人身上，因朋友圈畢竟有不同立場的人，不該劍拔弩張，但事件經過大半年的發展，明眼人也懂得分對錯，但有人仍認為暴徒打燒砸仍是無錯，那就難以認同他們。

認同有人評論黃絲是一種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思維。常聽到一句「人一黃腦就殘」，腦殘主要是指他們腦裡充滿仇恨和陰謀論，仇視不同意見的人，敵視不同政見和不同立場的機構，任何解釋勸導他們一概不接受。因為不相信世上有善良的人，做事出於善意。講白一些，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總覺得別人一定害自己，才出現想法偏激，口出惡毒咒語，對素不相識的警察和反對搗亂破壞社會的市民都可以做出想置人於死地的行為。

不能否認黃絲的組織力強，行動快而狠，在短時間內便達到目的；如果這些用在建設社會就很好。可惜將黃絲優點改變成正能量實在艱難。唯一是希望「讓生活的困境來磨練他們。讓他們清醒。明白理想不能空中樓閣，需要先解決現實問題，才可以實現理想。」

理想不專屬於某種顏色的人，黃絲、藍絲、紅絲、橙絲都有各自的理想，各人有自己實現理想的方法。然而全人類共同價值觀不就是追求自由民主的社會，繁榮安定的環境，可過着幸福生活嗎？

「反修例運動」演變出社會群體政見分歧，情感上撕裂；這種撕裂再蔓延到經濟領域，人們日常生活也被政治裹挾，包括在消費時考慮該食肆或商家的政見。如果店舖老闆聲

壯大「紅、藍經濟圈」利安定繁榮

言不支持示威者使用暴力，被指立場「親中」即遭他們抵制、打砸，列為「藍店」；有中資背景的機構商店列為「紅店」，「藍店、紅店」及政府機構被示威者大肆破壞、縱火、擄竊或盜竊，其中美心集團及優品360先後被指「親中」而被嚴重破壞，損失非常慘重。

支持示威者，表明有相似的政見及理念，拒絕做所有警察生意，向示威者派水，在店門外設置連儂牆，給參與抗議的學生優惠、捐錢給抗爭基金，或是聘用被捕過的人士的食肆或商家均被視為「黃店」，受示威者力捧。當時社會氣氛影響，害怕被暴力對付，「藍店、紅店」失利，「黃店」佔上風，於是反政府的示威者和民主派心雄，趁勢提出構建香港的黃色經濟圈，一於肥水不留別人田。更聲稱「獲得資本支持示威活動及被捕人士；同時抗衡『紅色資本』和親中財團壟斷。」更荒謬是，有人竟將香港的出版業、電影業、文化產業的衰落，歸咎被「紅色勢力」扼殺。請問那部香港上映電影不是由香港電檢處審批？反中亂港的傳媒廿幾年來依舊生存存著。如果你們想要內地市場，自願選擇適合內地市場的題材又怎叫被扼殺？邏輯思維水平極差，虧他們還說要抗衡親中財團。

香港是資本主義制度，只要合法，任何人也可以構建自己的經濟圈，別人有能力投資多幾間店，你就視為壟斷？是否壟斷要按法定標準界定，其實回歸後的香港經歷幾大危機，若沒有中資支撐，早已大衰退了。既然反對派鼓吹黃色經濟圈已成形，連「維基」都有很正規的檔案解碼了。若我掌權，肯定加倍支持在這次事件中表現出真心愛國愛港的人，實行壯大紅、藍經濟圈，組成自己的堅固群眾基礎，在政治經濟上同對手較量，看誰怕誰！



翠袖乾坤 連盈慧 閉關這日子，親友手機上談話，反而跟過去聚會時更多了份親切感。

平日聚會不離飲食，每次話題總是不離吃喝，點心怎樣，菜式如何，甲家店子比乙家好之類，不想冷場，大家嘻嘻哈哈為搞氣氛無話找話說了一大堆，飲過一頓茶，吃過一餐飯，事後才醒起想說的話沒有說出來，可是下回聚會，滿桌酒肉飄香，想問的話又忘記了。

可是沒見面的日子，手機單獨對談，有話想說即時就說，便比見面多了話題；Whatsapp的好處就是比電話來得方便，電話響了，工作中不想接時也得接，不比網上留言，一方便時來問，另一方面時來答，早覆遲覆雙方都不介意。

而且網上筆談有趣在還可以多從另一角度認識對方：平日口若懸河的，筆下忽然字字謹慎；平日沉默寡言的，筆下反而傾盡肺腑，從口中言，網中字結合來看，對那個朋友便了解得更深厚；除語言談吐之外，能夠兼看到朋友的文字是十分有趣的事。就是親人也一樣，相信做母親的看到兒子書面說一句「媽媽你好」，必然也會甜入心脾，尤其是我們這個民族，對父母愛在心裡，也不習慣開口說個「愛」字，

機上留言

借用文字就說出心聲了。有個移民外國多年的表親，初時中文筆談不如英文流暢，防疫期間，網上互通音訊多了，三五七日之後，遣詞用句準確之餘，還看出個人風格。

也別擔心年輕人筆下網談多了，寫不出大文章，其實短句磨練有功，日久用字簡精，申出的大文章也有異彩。多看年輕人的博客，其中一天比一天進步的也不少。

不止年輕人，網上有個古稀網友，每天都發表兩千多字食經文字，坦言貼文不在乎成名和點擊率，主要令自己腦筋保持靈活，每日手打兩千字，等同雙腳短跑兩千步，笑說同屬四肢運動，比喻不錯，所以不要小覷手機電腦的文化貢獻，除了文化，還有無形心理治療功效呢！



■開啓文字通話大門，日日保持腦筋靈活！ 作者供圖



獨家風景 呂書練 說到今日美國人的矛盾心理，我想起二十年前到美國進修的一點體會。

當時是有人組織學習交流團，我跟一群媒體人先到紐約參觀包括《紐約時報》總部、CNBC電視台、當地社區電台、出席美國新聞界調查性報道年度會議等，並專門到波士頓一間據說是培養出多位荷里活知名幕後人員的影視製作中心學習數碼新聞學。

由於是私立和有知名度，學費並便宜，但校園卻沒什麼特別，似沒什麼規劃，除了有一間天花板很高的大禮堂外，其他校舍和課室只是零散分佈，室內設施都很一般，甚至可說是簡陋，因為它畢竟是一間重視實踐的學校。

由於時間有限，每天上課的日程都安排得非常緊湊，通常是上午聽老師講解理論知識和分享以往經驗，下午就到戶外拍片，學習如何操作攝錄機、運用鏡頭、調光度和放大縮小等技術和技巧，晚上則集中看完紀錄片。

看完之後，師生一起分享觀感，老師針對性地講解拍攝手法和呈現效果等，收穫甚大。由於兩位指導老師分別來自英國BBC和美國CBS，播放的也主要是這兩家電視台的新聞專題節目和紀錄片，分別代表英美兩種不同的拍攝風格。

用你的方式迷惑你

整體感覺上，美式紀錄片好看多了——在傳遞重要信息的同時，很注重娛樂性(Entertaining)，製作者希望觀眾在看節目時心情不至於太沉重，否則很難看下去，所以，很重視對原始素材的剪輯拼接、對受訪內容的重組，並在適當時透過加插背景音樂、畫面，再配以旁白等，增強氣氛和感染力，令觀眾投入其中。

相對而言，英式風格則嚴肅多了，在製作上雖然認真、細緻，但欠缺創造性或想像力，自然不夠「好看」，受眾不多，影響力當然也小了。

雖然如此，至今，歐洲有些人仍然看不起美國人，視他們為暴發戶，認為他們待人粗魯，做事粗糙，歐洲三大電影節和奧斯卡的「最佳電影」結果常常不一。卻無可否認，美國人在市場觸覺和捕捉人心方面，有自己一套理論和心得，相當懂得「語言藝術」——擅於用你喜歡的方式來說服你，甚至迷惑你。

這對初次接觸或了解不深的人來說，會很有效，但久而久之，當你摸透了它的套路，也就不難應對了。所以，美國政界有人埋怨：當初教中國太多了。乃至今日居然有議員提出，以後只讓中國留學生學習政治、文學等文科，不該讓他們修讀科技學科。



百家廊 朵拉 學生問我荷花與蓮花有什麼不同？開始畫荷的時候也曾困擾過。以為睡蓮是蓮花，荷花是荷花。搜索资料：荷花屬山龍眼目的蓮科，是宿根性水生植物；睡蓮屬於睡蓮目的睡蓮科，是多年水生植物。原來名字和外觀極相似的睡蓮，才是另一個品種。

荷花別名蓮花。荷葉也叫蓮葉，果稱蓮蓬或蓮房，地下莖叫蓮藕，所以荷花也有藕花之稱，除此之外，又名水芙蓉、芙蕖等。《說文解字》說：「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含苞待放的小花叫「菡萏」，花兒綻開時叫芙蓉。但芙蓉花又另有長在樹上，屬於木槿類的小喬木或落葉灌木的木芙蓉，將荷花稱芙蓉，可能造成混淆，還是水芙蓉分明些。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推崇的菡萏詩：「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迴難寒透，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作者是南唐第二代國君李璟。他是千古詞帝李煜(李煜)的父親。王國維評語「大有翠芳蕪穠、美人遲暮之感」，說字裡行間象徵南唐的沒落，但隱藏在對景傷情，不堪堪感傷背後的是君王的家國之痛。

漢代文學家司馬相如把他的妻子卓文君比作「出水芙蓉」。指的是剛開放的荷花那美好的身姿與煥發的容顏。源自南朝·梁·鍾嶸《詩品》卷裡：「謝詩如芙蓉出水」，說的是詩才出眾的謝靈運的詩歌給人清新不俗感覺，後人拿來比喻花容月貌的女性。讀到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眼前馬上出現一個不靠化妝打扮，天生麗質的冰清玉潔美女。天然美女還有別名芙蕖。這名字來自《爾雅·釋草》中「荷，芙蕖」。三國時期魏國才子詩人曹植虛構自己和洛神的邂逅，描述彼此間的思慕愛戀，以「灼若芙蕖出綠波」來形容洛神

獻上一朵荷

出眾的美貌，鮮麗如綠波間綻開的新荷。

翻開詩詞書畫冊，令人心醉神迷的荷花詩一首接一首，唐朝李商隱《贈荷花》「世間花葉不相倫，花入金盆葉作塵，惟有綠荷紅菡萏，卷舒開合任天真，此花此葉常相映，翠減紅衰愁殺人。」表面看來是寫花和葉的長相相伴，其實是李商隱對新婚夫人感情的剖白。世上許多花，花朵和葉子不能同時留存。開花時候葉子掉光，但荷花與荷葉始終相依相映，一起盛放一起衰落，如果葉減翠色，紅花衰落那就令人傷感哀愁。以荷花詩示愛的詩人希望自己和夫人長相厮守到白頭。

書上的荷花鮮艷亮麗，居住的熱帶環境極少遇荷花，偶爾在野外路旁水溝看見，都是殘敗衰滅的花和葉，乾癟的花枯黃的葉子，和詩詞中的清雅靚麗荷花對不上號。從書本畫冊認識荷花，就很堅持地把荷花當成中國的花。

首次到北京，為即將與心中仰慕很久的荷花見面興奮不已，毫不客氣跟初識朋友說：「我要看荷花。」北京朋友皺眉顯示為難：「這個時候，只有殘荷。」原來荷花是有季節的！帶著惆悵心情和北京道再見，荷花留在夢裡盛開，惟有繼續在詩詞裡相會。唐朝孟浩然「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看取蓮花淨，應知不染心」，白居易「自藕新花照水開，紅窗小舫信風回，誰裁一片江南興，逐我殷勤萬里來」，宋朝蘇軾「四面垂楊十里荷，問雲何處最花多。畫樓南畔夕陽和。天氣乍涼人寂寞，光陰須得酒消磨。且來花裡聽笙歌」，元代黃庚「萬頃波光搖月碎，一天風露藕花香」，各有各境界，叫人更加嚮往。

期待真實相遇的夢中荷花終於綻放。杭州西湖130畝的荷花世界，繽紛層疊見花不見水，仍見清淨素雅韻味。千百片碧綠荷葉挨挨擠擠，托起或白或紅或粉的荷花，亭亭玉立裊裊娜娜地相連綻開。佇在西湖西側，岳飛廟前的曲院風荷處，熱情如火

的艷陽下，邂逅這一片清涼。清風徐來，幽香隱隱。在炎熱與浮躁間享受氤氳水氣的清爽和靜謐，沉醉在千姿百態而不動聲色的荷花萬種風情裡。終於遇見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情畫意：「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為荷心動的人何只是我？到了中國，才發現中國人沒有不喜歡荷花的。不只是風姿綽約、高潔清雅、香氣襲人，還有周敦頤的《愛蓮說》，把儒家的「君子七德——仁義禮智信勇潔」都體現在荷花身上。「居於澤國，庇護水族，謂之仁；一身是寶，捨身為民，謂之義；亭亭淨植，不枝不蔓，謂之禮；清波蕩漾，樂在其中，謂之智；千年古蓮，應時萌發，謂之信；不懼風暴，不畏冰霜，謂之勇；不染不妖，香遠益清，謂之潔。」難怪荷花畫中題詞是「花中君子」。讀書寫字作畫的人為自己的書齋取名：「綠荷齋」、「荷韻堂」、「百荷書房」、「醉荷軒」、「遠香閣」、「清荷館」、「荷風書院」、「清荷書坊」、「慕荷室」、「萬荷堂」等等。平日日子如果不出國，每天都去畫畫的「朵拉藝文空間」，正在考慮以荷花為名。

不久前答應學生要求，下一課學習畫荷，沒想到遇新冠肺炎病毒來襲。馬國首相擔心疫情蔓延，宣佈自4月18日起，全國實施行動管控，我們轉成網上上課。禁足時期，在家刷手機新聞，看到許許多多前線英雄：醫院的工作人員，包括醫生護士和掃衛生、司機門警、行政部門人員等，還有軍警人員、記者、志工，辛苦疲勞也不退後，缺乏防護衣、醫療口罩，他們紛紛披上塑料雨衣也搶着上陣，一場疫情，深深體會「哪有什麼歲月靜好？不過是有人在前面遮風擋雨」。

不必上前線對抗病毒的我們，網課時我跟學生們說：「讓我們為前線奮鬥的無名英雄畫一朵清香遠溢的荷花，獻上衷心祝福，祝大家平安歸來。」

當扔垃圾成為儀式……

如此苦中作樂的行動當然少不了澳洲人。酷愛自由的澳洲人被疫情禁令禁錮在家中已有一段時間，用他們的話來說，家裡的花園都要「踩爛了」，然而出門的機會卻是少之又少的。於是，扔垃圾這種日常的小事就成了出門透氣「放風」的大事。

在澳洲，每家都有兩隻大垃圾桶，平日一般都擺在家門口，到了每周一的市政垃圾車去收垃圾的日子，垃圾桶才會提前被他們推到離前門幾米遠的地方。如今只這幾米遠的距離，竟被一些澳洲市民盛裝出席走出了紅氈的感覺。網上晒出的照片裡，多數男士都穿得西裝革履地出門扔垃圾，甚至有年老的紳士一手推着垃圾桶，一手還風度翩翩地拎着「文明棍」。更隆重的，有穿着整齊的基爾特服裝的，漂亮的紅花蘇格蘭裙的大腰包一樣不少，這樣的造型，即便是配上手裡拖着的那隻大垃圾桶，也還是令人肅然起敬的。

扔垃圾的大軍裡除了這些嚴肅的紳士們，當然也少不了眾多穿着雪白的晚禮服、火爆的泳裝以及打扮成可愛的白雪公主、恐怖的黑魔女等等女性，還有令人捧腹的化妝成超人、蜘蛛

俠、鋼鐵俠、美國隊長等等的「超級英雄」，澳洲人美其名曰「征服垃圾桶的超級英雄，才算是最強王者」……在澳洲人的概念裡，沒有什麼是能讓他們一直煩惱的。

前些天接到航空公司通知，本星期六份回國的航班又被取消了，短期內亦無其它的航班可以返回，情緒因之低落了好一陣子。轉念一想，既然澳洲人扔垃圾也能扔出儀式感，本呆被困在外好幾個月不能回國也不過是小事一件罷了。只要保持樂觀，沒有什麼是能讓人一直煩惱的。

(澳洲漫遊記之十四)



■疫情期間不能出門，澳洲夫婦借扔垃圾的機會在門口慶祝金婚。 作者供圖